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

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，又氣又急又傷心，不覺吐了一口血，便昏暈過去，坐在地下。平兒急來扶住，忙叫了人來攙扶著，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，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，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。鳳姐呷了一口，昏迷仍睡。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，便走開了，平兒也不叫他。只見豐兒在旁站著，平兒便說：「快去回明二位太太。」於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。邢夫人打量鳳姐推病藏躲，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，也不好說別的，心裡卻不全信，只說：「叫他歇著去罷。」眾人也並無言語。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，幸得幾個內親照應。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，也有偷閒歇力的，亂亂吵吵，已鬧得七顛八倒，不成事體了。到二更多天，遠客去後，便預備辭靈，孝幕內的女眷，大家都哭了一陣。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，大家扶住搥開了一陣，纔醒過來，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場，要跟了去的話。眾人都打量人到悲哭，俱有這些言語，也不理會。及至辭靈的時候，上上下下也有百餘人，只不見鴛鴦，眾人因為忙亂，卻也不曾檢點。到琥珀等一千人哭奠之時，纔要找鴛鴦，又恐是他哭乏了，暫在別處歇著，也不言語。

辭靈以後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，便商量著派人看家。賈璉回說：「上人裡頭，派了芸兒在家照應，不必送殯；下人裡頭，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。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？」賈政道：「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，不能去，就叫他在家的；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，還叫四丫頭陪著，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，照看上屋裡纔好。」賈璉聽了，心想：「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，所以攛掇著不叫他去。若是上頭，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。我們那一個又病著，也難照應。」想了一回，回賈政道：「老爺且歇歇兒，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。」賈政點了點頭，賈璉便進去了。

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，想到「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，身子也沒有著落。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，太太的這樣行為，我也瞧不上。老爺是不管事的人，以後便『亂世為王』起來了。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擻弄了麼？誰收在屋子裡，誰配小子，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，倒不如死了乾淨！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。剛跨進門，只見燈光慘淡，隱隱有個女人拿著汗巾子，好似要上弔的樣子。

鴛鴦也不驚怕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一個是誰？和我的心事一樣，倒比我走在頭裡了。」便問道：「你是誰？僂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，要死一塊兒死。」那個人也不答言。鴛鴦走到跟前一看，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。仔細一看，覺得冷氣侵入，一時就不見了。鴛鴦呆了一呆，退出在炕沿上坐下，細細一想，道：「哦！是了。這是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啊！他早死了的了，怎麼到這裡來？必是來叫我來了。他怎麼又上弔呢？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是了，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。」

鴛鴦這麼一想，邪侵入骨，便站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開了粧匣，取出那年鉸的一縷頭髮，揣在懷裡，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，按著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。自己又哭了一回，聽見外頭人客散去，恐有人進來，急忙關上屋門，然後端了一個腳凳，自己站上，把汗巾拴上扣兒，套在咽喉，便把腳凳蹬開。可憐咽喉氣絕，香魂出竅！正無投奔，只見秦氏隱隱在前，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，說道：「蓉大奶奶，你等等我。」那個人道：「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，乃警幻之妹，可卿是也。」鴛鴦道：「你明明是蓉大奶奶，怎麼說不是呢？」那人道：「這也有個緣故，待我告訴你，你自然明白了。我在警幻宮中，原是個鍾情的首座，管的是風情月債，降臨塵世，自當為第一情人，引這些癡情怨女，早早歸入情司，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。因我看破凡情，超出情海，歸入情天，所以太虛幻境『癡情』一司，竟自無人掌管。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，替我掌管此司，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。」鴛鴦的魂道：「我是個最無情的，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。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『情』字，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，還自謂風月多情，無關緊要。不知『情』之一字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便是個性；喜怒哀樂已發，便是情了。至於你我這個情，正是未發之情，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。若待發洩出來，這情就不為真情了。」鴛鴦的魂聽了，點頭會意，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。

這裡琥珀辭了靈，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，想著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，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，不見，又找到套間裡頭。剛到門口，見門兒掩著，從門縫裡望裡看時，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，影影綽綽，心裡害怕，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，便走回來說道：「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？」劈頭見了珍珠，說：「你見鴛鴦姐姐來著沒有？」珍珠道：「我也找他，太太們等他說話呢。必在套間裡睡著了罷。」琥珀道：「我瞧了，屋裡沒有。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，漆黑怪怕的，我沒進去。如今僂們一塊兒進去，瞧看有沒有。」

琥珀等進去，正夾蠟花。珍珠說：「誰把腳凳擱在這裡，幾乎絆我一交！」說著，往上一瞧，嚇的「噯呀」一聲，身子往後一仰，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見了，便大嚷起來，只是兩隻腳挪不動。

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，跑進來一瞧，大家嚷著，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。王夫人寶釵等聽了，都哭著去瞧。邢夫人道：「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！快叫人去告訴老爺。」只有寶玉聽見此信，便嚇的雙眼直豎。襲人等慌忙扶著說道：「你要哭就哭，別驚著氣。」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，心想：「鴛鴦這樣一個人，偏又這樣死法！」又想：「實在天地間的靈氣，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！他算得了死所。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，還是老太太的兒孫，誰能趕得上他？」復又喜歡起來。

那時，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了出來了，及到跟前，見他又笑。襲人等忙說：「不好了！又要瘋了！」寶釵道：「不妨事，他有他的意思。」寶玉聽了，更喜歡寶釵的話，「到底他還知道我的心，別人那裡知道！」正在胡思亂想，賈政等進來，著實的嗟歎著說道：「好孩子！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！」即命賈璉出去，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，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後，全了他的心志。賈璉答應出去，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，停放裡間屋內。

平兒也知道了，過來同襲人鴛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。內中紫鵝也想起自己終身，一無著落，恨不跟了林姑娘去，又全了主僕的恩義，又得了死所。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，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，究竟算不得什麼，於是更哭得哀切。

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，叫他看著入殮，遂與邢夫人商量的，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，還說等閒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。他嫂子磕了頭出去，反喜歡說：「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，有造化的！又得了好名聲，又得了好發送！」旁邊一個婆子說道：「罷呀！嫂子！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；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，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，你該更得意了。」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，便紅了臉走開了。剛走到二門上，見林之孝帶了人抬了棺材來了，他只得也跟進去，幫著盛殮，假意哭嚎了幾聲。

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，要了香來，上了三炷，作了個揖，說：「他是殉葬的人，不可作丫頭論，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兒。」寶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走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。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，也要上來行禮，被邢夫人說道：「有了一個爺們就是了，別折受的他不得超生。」賈璉就不便過來了。

寶釵聽著這話，好不自在，便說道：「我原不該給他行禮，但只老太太去世，僂們都有未了之事，不敢胡為。他肯替僂們盡孝，僂們也該託託他：好好的替僂們伏侍老太太西去，也稍盡一點子心哪！」說著，扶了鴛兒走到靈前，一面奠酒，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。奠畢，拜了幾拜，狠狠的哭了他一場。

眾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是傻子，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，也有說他知禮的，賈政反倒合了意。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，仍是鳳姐惜春，餘者都遣去伴靈。一夜誰敢安眠？一到五更，聽見外面齊人。到了辰初發引，賈政居長，哀麻哭泣，極盡孝子之禮。靈柩出了門，便有各家的路祭，一路上的風光，不必細說。走了半日，來至鐵檻寺安靈，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。不提。

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，將門窗上好，打掃淨了院子，派了巡更的人，到晚打更上夜。只是祭府規例：一交二更，三門掩上，男人就進不去了，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。鳳姐雖隔了一夜，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，只是那裡動得？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走，吩咐了上夜的人，也便各自歸房。

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，去年賈珍管事之時，因他和鮑二打架，被賈珍打了一頓，攆在外頭，終日在賭場過日。近知賈母死了，必有些事情領辦，豈知探了幾天的信，一些也沒有想頭，便嚶聲歎氣的回到堵場中，悶悶的坐下。那些人便說道：「老三，你怎麼不下來撈本兒了嗎？」何三道：「倒想要撈一撈呢，就只沒有錢麼。」那些人道：「你到你們周太太爺那裡去了幾日，府裡的錢，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，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。」何三道：「你們還說呢！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，只藏著不用。明兒留著，不是火燒了，就是賊偷了，他們纔死心呢！」那些人道：「你又撒謊。他家抄了家，還有多少金銀？」何三道：「你們還不知道呢。抄的是撈不了的。如今老太太死後，還留了好些金銀，他們一個也不使，都在老太太屋裡攔著，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。」

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，擲了幾般，便說：「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，睡去了。」說著，便走出來，拉了何三道：「老三，我和你說句話。」何三跟他出來。那人道：「你這麼個伶俐人，這麼窮，我替你不服這口氣！」何三道：「我命裡窮，可有什麼法兒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纔說祭府的銀子這麼多，為什麼不去拿些使喚使喚？」何三道：「我的哥哥！他家的金銀雖多，你我去白要一二錢，他們給傭們嗎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他不給傭們，傭們就不會拿嗎？」

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，忙問道：「依你說，怎麼樣拿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說你沒有本事，若是我，早拿了來了。」何三道：「你有什麼本事？」那人便輕輕的說道：「你若發財，你就引個頭兒。我有好些朋友，都是通天的本事。別說他們送殯去了，家裡只剩下幾個女人，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！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！」何三道：「什麼敢不敢！你打量我怕那個乾老子嗎？我是瞧著乾媽的情兒上頭，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！他又算了人了？你剛纔的話，就怕弄不來，倒招了饑荒。他們那個衙門不熟？別說拿不來，倘或拿了來，也要鬧出來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麼說，你的運氣來了！我的朋友，還有海邊上的呢，現今都在這裡。看個風頭，等個門路，若到了手，你我在這裡也無益，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，不好麼？你若撈不下你乾媽，傭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，大家夥兒樂一樂，好不好？」何三道：「老大，你別是醉了罷？這些話混說的是什麼？」說著，拉了那人走到個僻靜地方，兩個人商量了一回，各人分頭而去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，派去看園，賈母的事出來，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。他也不理會，總是自做自吃，悶來睡一覺，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，倒也無拘無束。那日賈母一早出殯，他雖知道，因沒有派他差使，他任意閒游。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。包勇走來，說道：「女師父，那裡去？」道婆道：「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，不見四姑娘送殯，想必是在家看家。恐他寂寞，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。」包勇道：「主子都不在家，園門是我看的，請你們回去罷。要來呢，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。」道婆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？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？」包勇道：「我嫌你們這些人，我不叫你們來，你們有什麼法兒？」道婆生了氣，嚷道：「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！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，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，這樣沒法沒天的？我偏要打這裡走！」說著，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。

妙玉已氣的不言語，正要回身便走，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，連忙開門一看，見是妙玉，已經回身走去，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。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和他親近，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進他來，那時如何耽得住，趕忙走來，說：「不知師父來，我們開門遲了。我們四姑娘在家裡，還正想師父呢。快請回來。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，他不知傭們的事。回來回了太太，打他一頓，攆出去就完了。」妙玉雖是聽見，總不理他。那禁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，再四央求，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，幾乎急的跪下。妙玉無奈，只得隨著那婆子過來。包勇見這般光景，自然不好再攔，氣得瞪眼歎氣而回。

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，敘些閒話。惜春說起：「在家看家，只好熬個幾夜，但是二奶奶病著，一個人又悶又害怕。能有一個人在這裡，我就放心，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。今兒你既光降，肯伴我一宵，傭們下棋說話兒，可使得麼？」妙玉本來不肯，見惜春可憐，又提起下棋，一時高興，應了。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，命侍兒送了過來，大家坐談一夜。惜春欣幸異常，便命彩屏去開上年灑的雨水，預備好茶。

那妙玉自有茶具。道婆去了不多一時，又來了一個侍者，送下妙玉日用之物。惜春親自烹茶。兩人言語投機，說了半天。那時天有初更時候，彩屏放下棋枰，兩人對弈。惜春連輸兩盤，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，惜春方贏了半子。

不覺已到四更，正是天空地闊，萬籟無聲。妙玉道：「我到五更須得打坐，我自有人伏侍，你自去歇息。」惜春猶是不捨，見妙玉要自己養神，不便扭他。剛要歇去，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。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嚷道：「了不得了！有了人了！」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，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，便聲喊起來。妙玉道：「不好了！必是這裡有了賊了！」說著，趕忙的關上屋門，便掩了燈光，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。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，嚇得不敢作聲，回身擺著手，輕輕的爬下來，說：「了不得！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又聽得房上響聲不絕，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。一個人說道：「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，並不見人。東邊有人去了，傭們到西邊去。」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，便在外間屋裡說道：「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。」上夜的都道：「你瞧！這可不是嗎？」大家一齊嚷起來。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，眾人都不敢上前。

正在沒法，只聽園裡腰門一聲大響，打進門來。見一個梢長大漢，手執木棍，眾人嚇得藏躲不及。聽得那人喊說道：「不要跑了他們一個！你們都跟我來！」這些家人聽了這話，越發嚇得骨軟筋酥，連跑也跑不動了。只見這人站在當地，只管亂喊。家人中有一個眼尖的看出來了。你道是誰？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。這些家人不覺膽壯起來，便顛巍巍的說道：「有一個走了！有的在房上呢！」包勇便向地下一撲，彎身上房追趕那賊。

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，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，見有個絕色尼姑，便頓起淫心，又欺上屋俱是女人，且又畏懼，正要踹進門去，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，所以賊眾上房。見人不多，還想抵擋，猛見一人上房趕來，那些賊見是一人，越發不理了，使用短兵抵住。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，將賊打下房來。那些賊飛奔而逃，從圍牆過去。包勇也在房上追捕。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賊，已經接過好些。見賊跑回，大家舉械保護。見追的只有一人，明欺寡不敵眾，反倒迎上來。包勇一見生氣，道：「這些毛賊！敢來和我鬥鬥！」那夥賊便說：「我們有一個伙計被他們打倒了，不知死活，傭們索性搶了他出來！」

這裡包勇聞聲即打。那夥賊便輪起器械，四五個人圍住包勇，亂打起來。外頭上夜的人也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。眾賊見鬥他不過，只得跑了。包勇還要趕時，被一個箱子一絆，立定看時，心想東西未丟，眾賊遠逃，也不追趕，便叫眾人將燈照看。地下只有幾個空箱，叫人收拾，他便欲跑回上房。因路徑不熟，走到鳳姐那邊，見裡面燈燭輝煌，便問：「這裡有賊沒有？」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：「這裡也沒開門，只聽上屋叫喊，說有賊呢，你到那裡去罷。」包勇正摸不著路頭，遙見上夜的人過來，纔跟著一齊尋到上屋。見是門開戶啟，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。

一時，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，見是失盜，大家著急。進內查點，老太太的房門大開，將燈一照，鎖頭擰折。進內一瞧，箱櫃已開。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：「你們都是死人麼？賊人進來，你們都不知道麼？」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：「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，是管二三更的。我們都沒有住腳，前後走的。他們是四更五更。我們纔下班兒，只聽見他們喊起來，並不見一個人。趕著照看，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。求爺們問管四更五更的！」林之孝道：「你們個個要死！回來再說，傭們先到各處看去。」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，門兒關緊。有幾個接音說：「嚇死我們了！」林之孝問道：「這裡沒有丟東西呀？」裡頭的人開了門，道：「這裡沒丟東西。」

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內，只聽得裡面說道：「了不得！嚇死了姑娘了。醒醒兒罷！」林之孝便叫人開門，問是怎麼了。裡

頭婆子開門，說：「賊在這裡打仗，把姑娘都嚇壞了。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。東西是沒失。」林之孝道：「賊人怎麼打仗？」上夜的男人說：「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，還聽見打倒了一個人呢。」包勇道：「在園門那裡呢，你們快瞧去罷。」

賈芸等走到那邊，果然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下，死了，細細的一瞧，好像是周瑞的乾兒子。眾人見了詫異，派了一個人看守著，又派了兩個人照看前後門。走到門前看時，那門俱仍舊關鎖著。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，報了營官。立刻到來查勘賊蹤，是從後夾道子上了房的，到了西院房上，見那瓦片破碎不堪，一直過了後園去了。

眾上夜的人齊聲說道：「這不是賊，是強盜。」營官著急道：「並非明火執仗，怎麼便算是強盜呢？」上夜的道：「我們趕賊，他在房上撒瓦，我們不能到他跟前，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。趕到園裡，還有好幾個賊竟和姓包的打起仗來，打不過姓包的，纔都跑了。」營官道：「可又來，若是強盜，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？不用說了，你們快查清了東西，遞了失單，我們報就是了。」

賈芸等又到了上屋裡，已見鳳姐扶病過來，惜春也來了。賈芸請了鳳姐的安，問了惜春的好，大家查看失物。因鴛鴦已死，琥珀等又送靈去了，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，並沒見過數兒，只用封鎖，如今打從那裡查起？眾人都說：「箱櫃東西不少，如今一空。偷的時候兒自然不小了，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麼的？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，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！」鳳姐聽了，氣的眼睛直瞪瞪的，便說：「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，交給營裡去審問！」眾人叫苦連天，跪地哀求。

不知怎生發放，並失去的物件有無著落，下回分解。